



# 筲箕山的红叶

□向军

山坳口的一根枝条上，一片红叶，首先映入眼帘。这是一片黄栌叶。巫峡筲箕山的黄栌叶。山坳靠右的崖边，书架高的大石头，遮挡了一棵低矮的乔木。稍长的枝条，紧贴石壁，向来人的方位向上生长，高出石头约两尺。枝条尖端，只剩下这片处于风口、透着淡红色的叶子。

这片普通的红叶，自带丛林的质朴和山野的灵气。秋风横扫的初衷，怎能瞒过她的感知？可她，丝毫不防备，不回避，不退缩。秋风无情，叶片有魂，她们各有立场，相生相克，互不避让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秋风有横扫的道理，叶子有傲挺的风骨。这片红色的叶子，一定心如明镜：该来的始终要来。藏，藏不住；躲，躲不开；那就不如亮在枝头吧！日晒，不惊；风来，不拒；雨淋，不避；霜冻，不畏。

任由风吹雨打去！不必说一叶红透，也不必说一枝独秀，更不能说孤独求败。要说一叶知秋，才是对这片叶子最真实的写实。

游客络绎不绝。对于这片红叶，每个眼神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。有的欣赏，有的惊诧，有的淡然……千百个不同的眼神，包含一个共性：借这一抹淡红，尽赏200里巫峡的层林尽染。

这片卵形的叶子，叶边有细齿，叶片的左边，有一个灰黑相间的小洞，叶面还有麻点，叶柄也纤细，没有托叶。确切地说，她并不完美，甚至还有不少缺憾。许是所有目光最先聚焦的原因，这片叶子羞涩了，她摇曳着身姿，拘谨地小幅律动着。

太阳正好从云隙探出来，像庞大的探照灯，长长的光束，从长江对岸的山顶斜射而来，落点正好在这片叶子周围。这片本不太艳丽的叶子，一下子就鲜亮起来，激昂起来。沿着这片叶子的光芒向前，从山脊到山腰，从阳坡到阴山，一条条曲折折的步道，贯穿在高低错落的黄栌树间。步道两边，蓬勃着红艳艳的叶子。她们是十足的人来疯，伺机迎风招展，惹人心生荡漾。

这是上天恩赐的锦缎。

穿行在红叶林中的行人，或群情激动，或欢呼雀跃，或摆出不同的姿势，用影像定格永恒的瞬间，留下永恒的美丽。

同行的老者耀清，老家就在筲箕山。不用谁指派，他自告奋勇给大家当导游。他从未想到，小时候砍柴放牛待厌的地方，拼命逃离的地方，随着时光流逝竟然发生逆转，成为无数人追捧的胜景。原来的羊肠小道，已被观光步道替代，但他仍记得老路的走向。置身红叶丛中，看着熙来攘往的观

光者，他几次手把护栏，面向高峡平湖发呆。他的眼眶，也几度潮湿：他的心境，一定如巫峡的流水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心底却暗流涌动。

这片土生土长的叶子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便是满血复活的舞者。在生命即将耗尽时，更觉时光短暂，她倾其所有的激情，引领、带动紧挨的同枝、同树、同林、同山的族群，舞动千山万壑。

叶片在泛光，枝头在泛光，树冠在泛光，林子也在泛光，山头在泛光。一抹抹红，一簇簇红，一笼笼红，一坡坡红，一沟沟红，一梁梁红……在高峡平湖的碧波映衬下，在凛冽寒风的恣意肆虐下，在游人的惊叹和欢呼下，深秋的悬崖峭壁，初冬的莽莽山脊，季节的萧索和寒凉在悄悄隐退。在红色的渲染下，在艳丽的铺陈下，如烈焰舔舐，从峡谷到半坡，从半坡到山顶，沿着山脊线，四面蔓延，向阳烘托。险峻的石壁，阴冷的山崖，僵硬的山脊，便有了亮光，有了热度，有了鲜活，有了灵动，有了惊叹。

漫江碧透的高峡平湖，把高山、陡坡、峡谷上那些红叶，全部倒映在水里。游轮和货船轻轻划过，漾起一条条水波，如一束束燃烧的火苗，把整条江都映红了。人在画中走，画在江中游，教人分不清哪是山、哪是江、哪是景、哪是画。唯有偶尔鸣响的汽笛，方能唤醒似梦非梦、似醉非醉的游人。

一片巫山的叶子，巫山的精灵。作为山坳口的岗哨，她掌握着风吹草动，承受着霜冻凌寒，为千千万万的叶子瞭望放风，它以身示景，最先蜕绿换红……它以生命之色，以个体的精彩，感染枫香、乌桕、槭树、火炬树、地锦、黄连木、红栎和山楂，于是有了重庆巫山红。

这是一片有力量的叶子，她与无数片同样的红叶紧密团结，热烈相拥，汇聚在季节深处，汇聚在山山岭岭，汇聚在游人面前，汇聚在聚光灯下，汇聚在欢声笑语里……

一片红叶，就是一颗跳动的心。一山的红叶，就是千千万万颗跳动的心。有红叶的地方，就有无数的激昂。有红叶的地方，就有无数的热烈。

漫山遍野的红，是神女羞答答的腮红，是神女神秘撩人的唇红。

为一片红叶的情结，一行人，早已神魂颠倒。

离开巫山时，红叶撩起的余兴未了，高铁站护坡上的那句伟人名言更是入脑入心：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

这片历经秋风和寒霜洗礼的叶子，是成熟的叶子，它以季节特有的本色立于枝头，不负韶华，坦然对待大自然的轮回。

（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）

# 小河弯弯入梦来

□陈进

叮咚叮咚，一曲欢快的歌谣沿着裕河沟谷，自西向东昼夜不停地翻唱。清脆的旋律绵延轻叩，从爷爷的耳边，一直传唱到我的童年。老家门前那条叫作裕河的小河，几十年来奔腾在眼前，活跃在心间。

小时候，河边方圆几里地，就只有我们一家人。受惠于小河，我们从小在河里玩耍，获得了太多的快乐，尤其是夏天。那时河床很浅，水质很清，河中的石头圆溜溜的，长满了青苔。稍大一点的石头，水面部分是干爽的，像光头和尚；水下部分是顺滑的绿苔，最长的青苔有五六米，它们随着水流的方向自由地摆动，给整条河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我们赤着脚，在水里奔跑嬉戏，脚下的青苔凉凉的，软软的，有时也打滑，一不小心就被放倒在水里。有时我们专门把身子藏在水里，任青苔抚摸着肌肤，任成群的小鱼在皮肤上啄来啄去。

在青苔里捞鱼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。往厚厚的青苔里一站，双脚各自旋转一下，拖着青苔就势轻轻走上岸，那些躲藏的鲫鱼、标子鱼、黄辣丁啥的，搁浅了才慌头慌脑地蹦跶着，四处逃窜。

河里还有很多其它水族。浅水里，有很多淡绿色或者褐色的小河蚌，半掩着身体，慢悠悠地蠕动。找到它们的老巢很容易，沿着浅滩细沙里的小孔洞一掏一个准。螃蟹随处可见，常常选择宽松的石头缝藏身，有时还爬到石头上来打望。我们都学会了抓螃蟹，一手拿根小棍子喂给它的大钳子，一手从背部下手十拿九稳。泥鳅总是独来独往，扭动着身子贴着水底的沙石行进，嘴的周围长着几根软软的胡子，东一触西一触，看上去特别机灵。捉泥鳅则要双手捧成撮箕状，从尾部迅速捞起。河边一顺儿茂密的水草下，是小青虾生活的天堂。随便一个竹篮或筛子，从水草一侧滤一下，便可捞起成群的虾米。

我们常常提着脸盆下河，玩够了还有一盆惊喜带回家。父亲教我们处理这些水货，多数时候是在柴火锅里炕了当零食吃。虾和蟹变红后，加点盐立马就散出味来，香得不行。

想要捉到大一点的鱼要靠父亲上阵。那些大鱼往往藏在深水湾，父亲潜入水里，在水底的大石缝里能摸出几条大大的黄辣丁来。这种鱼无甲，身子扁圆形，光溜溜的，前粗后细，长有坚硬且带倒刺的胸鳍，稍不注意就被扎得血肉模糊。父亲可以轻松地对付，很少受伤。黄辣丁刺少肉多，营养丰富，用来煮汤鲜美可口。

下雨天，河里涨水了，那些大鱼被急流带得晕头转向，正是捕鱼的好时机。父亲有特制的竹编网鱼工具，叫虾耙，像个精致细密的工艺品：口袋状，平底，两侧圆鼓鼓的呈拱形，其中心置有结实的手柄。虾

耙一头开口很大，另一头尖尖的有些上翘，是闭合的。

看着河水一点点浑浊起来，父亲便戴上斗笠，披着蓑衣，打着赤脚，裤腿挽得高高的，一手拿虾耙，一手提水桶就到河边去了。我们有时也戴着斗笠，跟着父亲一路跑，主动揽活，帮忙提桶、捡鱼。父亲站在岸边侧着身子，将手中的虾耙奋力往水中一扎，然后迅速提起来，几条或者几十条的鱼儿便蹦跳着进了水桶。父亲捞鱼并不需要走很远，仅仅几十米，边走边打，去一程，返一程，便可收获一小桶鱼儿。回到家，一家大小都来剖鱼，大一点的用剪刀，小鱼直接手撕。一大盆鱼收拾出来，要么裹些艾粉油炸，要么抹点盐炕熟，有时也熬汤，满屋都是浓郁鱼蛋白味儿。

我家门前与小河平行的还有一条小水渠，是下游村子筑堰用来灌溉秧田的，跟着公路脚边一路延伸。几个孩子一个提议，水渠便要遭殃。大家在入水口搬些石头，塞些青苔水草，水渠便断流了。一人拿着撮箕在窄口处接着，其他孩子在沟里来回走动，被赶到下游的鱼儿便自投罗网。下雨天，我们浑身湿淋淋的，可逮鱼开心得很。不过有时也要讨骂，来来回回地跑，累得筋疲力尽，早忘了把堵住的口子打开。下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来兴师问罪，父亲赶紧给他们赔不是，然后亲自去把水渠疏通。印象中，父亲从来没因为这件事责骂过我们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下河玩水、逮鱼虾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而身边的邻居却越来越多，沿河两岸都是高高低低的楼房。每多一个邻居，小河就多了一分喧闹。房子越修越宽大，占河道的面积越来越多，河中的砂石越来越少。下河捕鱼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河中的鱼虾随着孩子的数量，多了又少，少了又多。

心中的那个旧家园的模样已然模糊，我们这几个孩子散在各地，难得回家一次，加上父亲母亲已撒手人寰，回去的时候就更少。每次回老家，最先走近的还是小河。站在小石桥上张望，河中光秃秃的石头少有青苔缠腰，偶见小鱼群游上游下，几乎没有孩子下河戏水。堰沟早已消失了，清澈的流水失去落差后变得异常安静，一如当初几个闹腾的孩子悄然步入沉默的中年。

故乡的一切好像都静止在了时光深处。

曾经装点我童年的小河湾，那些长满水草的绿色夏趣，那些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美好光阴，一点点消失在寂寞的梦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）



## 走过珠穆朗玛峰

(外一首)

□阮化文

路过珠穆朗玛  
像个路人路过

我没有仰视她  
她没有低看我

我没有攀登她  
她没有俯就我

我知道她的高  
她知道我的矮

她是自然的高  
我是人类的矮

我们各自耸立  
我们相得益彰

## 虎跳峡的礁石

我要订一块虎跳峡的礁石  
做墓碑

虎跳峡的礁石  
住在虎跳峡的激流里

虎跳峡的激流  
每秒八九米

一些激流，带着敬畏绕流远方  
一些激流，以撞击石

虎跳峡的礁石，沉稳，厚重，独立  
扎根于虎跳峡的峡底

又比激流略高  
虎跳峡的礁石做我的墓碑

碑文就五个字——  
虎跳峡礁石
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）

## 山城桂花香

□邹仁波

歌乐山的桂花香了  
缙云山的桂花香了  
南山的桂花香了

每一朵芬芳都很雅致  
在山城泛黄的宣纸上  
肆意点染  
抚平夏天排山倒海的  
炙热的忧伤

嘉陵江边的一只蟋蟀  
跌跌撞撞  
掀翻了一江的桂花酒  
痛饮后

等待明年的春风来解毒  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一中）